



徐鉉集校注

The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
Xu Xuan's Complete Works

下册

李振中 校注

中華書局



徐鉉集校注

— The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
Xu Xuan's Complete Works

下册

李振中 校注

徐鉉集校注卷一三 記

宣州涇縣文宣王廟記^{①〔一〕}

昔夫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^{〔二〕}，扶東周於已絕，拯蒼生於既墜。其迹屈而道愈大，其人亡而教愈遠，則生民已來，未之有也。其在祀典，法施於人則祀之，矧褒聖之祀，其可忽乎？然則中人不足以語上，下士聞道而大笑。故斯教也，衰於戰國，廢於嬴政^{〔三〕}，漢魏以降，續而復絕。夫仲尼日月，重昏千祀^{〔四〕}，非聖人孰能廓之？故斯教也，興於武德^{〔四〕}，盛於貞觀^{〔一五〕}，極於開元^{〔六〕}，理自然也。兵興以來，大化陁替^{〔七〕}。先王禮器，委頓於勝、廣之門^{〔八〕}；闕里諸生^{〔九〕}，恓惶於絳、灌之下^{〔九〕}。矧厥祠宇^{〔十〕}，其存幾何^{〔七〕}？天之愛民，不當遂絕^{〔八〕}。皇統再造，六藝始修。太歲丙午^{〔一〇〕}，重熙在運^{〔一一〕}，宣城雄鎮，帝之叔父在焉^{〔一二〕}，故幕府之選殊重。尚書郎吳君光輔^{〔一三〕}，奉詔佐廉部，兼理于涇。既涖事，乃被儒服，謁先師，闢荆棘^{〔九〕}，歷塊垣，以造于茅茨之間，仰瞻俯觀^{〔九〕}，喟然而嘆。於是奉開元之成制，采類官之舊章^{〔一四〕}，經之營之，是卜是築^{〔一〇〕}。惟新秘殿^{〔一〇〕}，儼飾睟容，入室升堂，森然如在。籩

豆有位^⑯，賓主由序^⑰，表著咸列，門衛肅然。於是青衿零服之子^{⑯〔一五〕}，有從師觀藝之場^⑱；鯢齒鮀背之徒^{〔一六〕}，識養老慈幼之節。欣欣然其化之大者歟！越明年秋，君奏計如京師，因得其實。嗚呼！聖人在上，群賢畢舉，使三代之風達于邑里^⑲，不其偉哉^⑳！余承君之歡，美君之志^㉑，刊石紀事，寘于祠庭。後之君子，無忘企及^㉒。其餘理畝籍，察庶獄，闢汙萊，遏陂塘，則有考功之吏在，故不書。于時太歲丁未冬十月九日，尚書主客員外郎、知制誥徐鉉記。

【校記】

①記：全唐文作“新記”。

②政：四庫本、全唐文作“秦”。

③千：原作“于”，據四庫本、全唐文、李刊本改。

④陁：全唐文作“涇”。

⑤委頓：全唐文作“傾頽”。 勝：李校：一本作“陳”。

⑥厥：李校：一本作“廢”。

⑦其存幾何：四庫本作“之存廢乎”。

⑧遂：全唐文作“墜”。

⑨棘：全唐文作“榛”。

⑩瞻：李校：一本作“觀”。 觀：李校：一作作“矚”。

⑪築：全唐文作“度”。

⑫秘：四庫本作“祐”。

⑬有：李校：一本作“由”。

⑭由：四庫本作“有”。

⑮雩：四庫本作“禮”；全唐文作“儒”。李校：一本作“儒”。仲容云：論語春服既成章鄭康成注：以爲雩祭之事。鼎臣或用彼義。

⑯場：李校：“場”下一本有“即”字。

⑰邑里：四庫本作“邑里間”。李校：“里”下一本有“其功業”三字。

⑱不其偉哉：“不”上原衍“得”字，據四庫本、全唐文、李刊本、徐校刪。

⑯志：翁鈔本作“度”。

⑰企：全唐文作“跂”。

【箋注】

[一]作於南唐保大五年(九四七)十月十九日。據文末所署日期而繫。丁未為保大五年。

[二]“昔夫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”句：禮記正義卷五三中庸：“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”

[三]廢於嬴政：指秦始皇焚書、坑儒事。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。

[四]興於武德：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：“(武德二年)六月甲戌，令國子學立周公、孔子廟，四時致祭，仍博求其後。”

[五]盛於貞觀：謂太宗大興儒學，尊崇孔子。貞觀十一年七月修宣尼廟於兗州。二十一年詔以自左丘明等二十一人，代用其書，配享宣尼廟。見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下。

[六]極於開元：謂唐玄宗推重孔子，達到極致。開元十三年，玄宗幸孔子宅，親設奠祭。開元二十七年，玄宗追贈孔子為文宣王，顏回為兗國公，其餘十哲皆為侯，後嗣褒聖侯改封文宣公。見舊唐書卷八、卷九玄宗本紀。

[七]委頓於勝、廣之門：謂孔廟為作亂者所破壞。勝、廣為陳勝、吳廣，代指犯上作亂者。此為徐鉉站在統治者立場，誣譖農民起義者。

[八]闕里：即孔廟。見卷一〇武成王廟碑注[一九]。

[九]絳、灌：漢絳侯周勃與潁陰侯灌嬰的並稱。二人均佐漢高祖定天下，建功封侯。然二人起自布衣，鄙朴無文，曾讒嫉陳平、賈誼等。事見史記卷五七絳侯周勃世家、卷九五樊酈滕灌列傳。晉書卷一〇一劉元海載記：“吾每觀書傳，常鄙隨、陸無武，絳、灌無文，道由人弘，一物之不知者，固君子人所恥也。”

[一〇]太歲丙午：指保大四年(九四六)。

[一一]重熙：見卷六游簡言左僕射平章事制注[三]。

[一二]帝之叔父在焉：帝指元宗李璟；叔父指徐知證，時任寧國軍節度使，鎮宣州。李昇為徐溫養子，徐知證為徐溫第五子，故李璟稱之叔父。按：昇元五年(九四一)六月，江州徐知證為寧國軍節度使。保大五年(九四七)三月，徐知證卒於宣州。見馬令南唐書卷一。徐鉉撰文時，知證已卒。

[一三]吳君光輔：吳光輔於保大四年任宣州推官、知涇縣。參卷二送吳郎中爲宣州推官知涇縣注〔一〕。

[一四]類宮：學宮，始設於西周。禮記正義卷一二王制：“大學在郊，天子曰辟廡，諸侯曰類宮。”

[一五]青衿零服之子：謂青少年學子。

[一六]齦齒鮀背：爾雅注疏卷一釋詁上：“黃髮、齦齒、鮀背、耆老，壽也。”郭璞注：“齦齒，齒墮更生細者；鮀背，背皮如鮀魚。……皆壽考之通稱。”

復三茅禁山記^{〔一〕}

華陽洞天^{〔二〕}，金陵福地，群仙之所都會，景福之所興作。故其壇館之盛，薦享之殷，修奉之嚴，樵牧之禁，冠於天下，其所由來舊矣。聖曆中微，官失其守，望拜之地，多所荒蕪^①。若乃真靈翔集，玄貺肸蠁，興復之迹，必假異人。天祐丁丑歲，貞素先生王君棲霞^{〔三〕}，始來此山，恭佩上法，徘徊地肺，偃息朱陽，永懷舊規，期在必復。先生潛德內映，符彩外融，名士通人，道契冥會^②。凡縞紵之贈，貽信之資^③，悉奉山門，以成夙志。於是由良常洞至雷平山，十里而近，入于萌隸者^④，盡購贖之。芻蕘不得輒至，墟墓不得雜處。藝樹蔽野，植松爲門，川梁必通，榛穢必翦。建方壇於雷平之上，造高亭於良常之前。朝修有致誠之地，游居有稅駕之所。姜巴古陌，秦望舊封^{〔四〕}，肅然清光，復如開元、天寶之歲矣。先是紫陽之右，有靈寶院焉。真臺故基，鞠爲茂草。先生殫罄資用，克構殿堂，有開必先，無遠弗届。都督武陵康王奉錢百萬，梁王造殿一區^{〔五〕}。向道之徒，咸助厥事。曾未周歲，惟新舊宮^⑤，皆先生之力也。昔大魄致襄城之駕^{〔六〕}，庚桑化喂蠶之人^{⑥〔七〕}，是知道心惟微，其應如響。時則有若，道士經若虛^⑦，協規同志，是攝是贊，幹事以恪，感物以誠，績用不憊，斯實攸賴。先生以保大壬子歲夏四

月，悉書夫屋之數^⑧，疆畔所經，請命于京師，申禁于郡縣^⑨，以授茅山都監鄧君棲一。能事既畢，數日而化，期命玄應，昧者不知。夫仙階感召，諒非一揆。若乃神清氣靈，骨籙標映，受之於天也；心虛器沖^⑩，玄德充蔚，基之於性也；昭真垂教，啓煥靈迹，行之於勤也。故策名紫素^{〔八〕}，飛步黃庭^{〔九〕}，流功儲慶，必參相合。然則先生之道，其殆庶乎？雖歛駕不留^⑪，冥升日遠，而高風可述，遺範在人。進而紀之，翰墨之職也。鄧君企慕前躅，見託直書。己未歲秋八月日記。

【校記】

①荒：翁鈔本作“榛”。

②會：翁鈔本作“合”。

③脆：四庫本作“善”。

④萌：四庫本作“氓”。

⑤舊：全唐文作“厥”。

⑥峴嵒：四庫本、全唐文、李刊本作“畏壘”。李校：諸本均作“峴嵒”。英元案：峴嵒，山名，見莊子庚桑楚篇。但莊子本文，只作“畏壘”。宋元以來，刊本無異也。陸氏音義云：“畏”本或作“峴”，又作“猥壘”。崔本作“彊”。又，漢晉人賦此二字，單用“畏”，均作“峴”，“壘”有作“巖”，又通作“嵒”、“壘”、“礪”、“巒”。然則後人用此二字，不必一定用莊子本文。從陸氏音義及漢晉人辭賦，所用惟便可也。徐集此二字，凡數見，均作“峴嵒”。今此本作“畏壘”，乃付梓時照莊子本文校改。

⑦經：四庫本作“鄧”。

⑧屋：四庫本作“物”。

⑨禁：翁鈔本作“命”。

⑩器：四庫本、全唐文作“氣”。

⑪歛：四庫本作“徽”。

【箋注】

[一]作於後周顯德六年（九五九）八月。據文末所署日期而繫。

[二]華陽：即華陽洞。見卷二張員外好茅山風景求爲句容令作此送注〔五〕。

[三]貞素先生王君棲霞：其人見卷一贈王貞素先生注〔一〕及卷一二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之碑。

[四]秦望：即秦望山，在今浙江杭州市西南。秦始皇東巡時曾登上此山以望南海，故名。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。

[五]武陵康王：其人未詳。梁王：爲徐知諤。烈祖時封饒王，已又封梁王，鎮潤州。見十國春秋卷二〇本傳。

[六]大魄致襄城之駕：大魄，神名。用黃帝見大魄於具茨之山、至襄城之野典。見卷一二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之碑注〔一二〕。

[七]庚桑化岷蠶之人：莊子雜篇庚桑楚：“老耽之役有庚桑楚者，偏得老耽之道，以北居畏壘之山。其臣之晝然知者去之，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。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爲使。居三年，畏壘大壤。畏壘之民相與言曰：‘庚桑子之始來，吾洒然異之。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。庶幾其聖人乎！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！’”

[八]紫素：三素之一。黃庭內景經隱影：“四氣所含列宿分，紫煙上下三素雲。”注云：“三素者，紫素、白素、黃素也，此三元妙氣。”

[九]黃庭：黃庭內景經務成子題解：“黃者，中央之色也；庭者，四方之中也。”此指道教所謂之上界。

宣州開元觀重建中三門記^{〔一〕}

夫清淨玄默，道之基也，宮館壇壝，道之階也。生知者因基以成構^{〔一〕}，勤行者升階而覩奧。故君子德業玄挺，仁慈積中，必廣馴致之方，乃形兼愛之迹。爲科誠以檢其情性^{〔二〕}，爲象設以致其誠明。情性平則和氣來，誠明通則靈符集。由是登正真之境，入希夷之域^{〔三〕}，曠矣無際^{〔三〕}，薰然大和。斯實興化致理之方，還淳反朴之本，豈與夫延方士、尚秘祝、求長生以自奉者同年而語哉！宣州開元觀，遠擬清虛，獨標形勝。敬峰崇峻鎮其後，句谿澄澈經其

陽，鍾一方淳粹之精^④，結三素氤氳之氣。當泰陵之尊道^[三]，揭聖曆於華題，藹爾殊庭，居爲福地。及運纏百六^[四]，數偶三災，雖棟宇不渝^⑤，而制度多闕。靈蹤必復，有待而興。主上嗣位之七年^⑥，皇室再造之一紀，今儲后徇誠、札之操^[五]，讓德承華；體問、平之賢^[六]，揔戎藩服。首台司而握師律，鎮京口而領宣城^[七]。其爲政也，質以先正^[八]，諮於耆老，義以果斷，仁以發生。民力不偷，闕政咸舉。而斯觀路門久廢，遺址將蕪，非所以敬教尊祖、會昌建福者也。乃命執事，即從經度。民多暇日，府有羨財，勤而不勞，成而勿亟^⑦。巨棟山立，層簷翼舒，六扉洞開，方軌並入。重廊助其迴合，秘殿表其深嚴。十絕之幡，拂文楣而絢彩；九龍之駿，輒金鋪而振響。瞻之者有凌雲之氣，經之者疑駕歛之游。信足以勵下土之進修^⑧，福蒼生於仁壽^⑨。既而功宣納麓^[九]，望集撫軍，大壯之制斯成，重离之位亦正。貞符允塞，盛德宜書。道士孫洞虛，素業淳深，至誠敦慤，發揚真迹，啓迪嘉猷。永爲不朽之功，願紀它山之石。官臣執筆，以謹歲時。戊午秋九月庚申記。

【校記】

①構：四庫本作“空”。

②誠：翁鈔本作“程”，黃校本作“誠”。

③矣：四庫本作“焉”。

④一：李校：一本作“八”。

⑤渝：全唐文作“移”。

⑥年：李校：“年”下一本有“乃”字。

⑦亟：李校：“亟”下一本有“遂使”二字。

⑧下：原作“上”，據黃校本改。

⑨於：全唐文作“之”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作於後周顯德五年（九五八）九月二十一日。據文末所署日期而繫。

戊午秋九月庚申即顯德五年九月二十一日。

[二]希夷之域：虛寂玄妙的境界。老子道德經卷上：“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。”河上公注：“無色曰夷，無聲曰希。”

[三]泰陵：唐玄宗陵。在陝西蒲城縣東北金粟山。

[四]百六：厄運。見卷一一舒州周將軍廟碑銘注〔八〕。

[五]儲后：指太子李弘冀。交泰元年（九五八）三月被立為太子。見十國春秋卷一六元宗本紀。臧、札：指春秋時魯子臧（欣時）和吳季札（延陵季子），二人有德行，其國人欲立為國君而不受。史記卷三一吳太伯世家：“二十五年，王壽夢卒。壽夢有子四人，長曰諸樊，次曰餘祭，次曰餘昧，次曰季札。季札賢，而壽夢欲立之，季札讓不可，於是乃立長子諸樊，攝行事當國。王諸樊元年，諸樊已除喪，讓位季札。季札謝曰：‘曹宣公之卒也，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，將立子臧，子臧去之，以成曹君，君子曰能守節矣。君義嗣，誰敢干君！有國，非有節也。札雖不材，願附於子臧之義。’”子臧事見左傳成公十五年。

[六]間、平：西漢河間獻王劉德與東漢東平憲王劉蒼的合稱。兩人皆有賢名。後因以指宗室藩王中之賢者。參卷九追封安王冊注〔一一〕。

[七]鎮京口而領宣城：馬令南唐書卷三嗣主書：“（保大八年）二月，以東都留守燕王弘冀為潤宣二州大都督，鎮京口。”

[八]先正：前任君長。禮記正義卷五五繢衣引逸詩：“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”鄭玄注：“先正，先君長也。”

[九]納麓：謂總攬大政。尚書正義卷三舜典：“納於大麓，烈風雷雨弗迷。”孔安國傳：“麓，錄也。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。”

紫極宮新建司命真君殿記^{〔一〕}

夫金闕琳房，不可階而升也，惟至誠能通之；靈符景福，不可企而望也，惟至行能致之。故君子行道於時，宣力於國，敷惠於民，貽範於家，此人之極致，自天所祐也。又況考集靈之地，崇列真之宇，薦納約之信，勵勤行之誠。然則希夷眇邈^{〔二〕}，超言象之表矣。有若故司空相國馮翊懿公^{〔三〕}，承世功之緒，襲重侯之業，

地親於副馬，美繼於緇衣，便蕃臺閣，夷險一心^①。中立不倚，金石貫其心；唯力是視，風霜盡其節。故四綜會府，再踐中樞，三殿方鎮，一平邦土。慎終如始，沒有遺忠。激楚之樂雖窮^[四]，通德之門不改^[五]。嗣子太僕少卿俊等，祇奉慈訓，弗敢失墜^②。以爲公之純誠沖氣，本道家者流，而仁政令典，近浹於三茅之境^[六]；高齋甲第，夙鄰乎玄元之宮^③。故棲神植福，必先於是。爾其治城峻址^[七]，西州舊署^[八]，忠貞公之遺隴^[九]，郭文舉之故臺^[一〇]，九原可作，勝氣如在^⑥。乃相形勢，補廢闕，建司命真君之殿于宮之艮維。披真蘊以立程，集國工而考藝。瞻星揆日，不勞而成。崇高壯麗，重深藻繪，煥如也；凝旒端簡，負斧仍几^⑦，穆如也。珠幡絳節，紛披乎左右；空歌洞章，蕭寥乎晨暮。真聖以之而臨御，純嘏以之而蕃錫^[一一]。賢人有後^⑧，孝子奉先，無以加於此矣。鉉始以事分通舊，從子弟之游；終以禁掖具員，陪僚屬之末。及公之啓手足也^[一二]，復忝國士之許，辱寄託之任^[一三]。知己之厚，何日而忘？短篇叙事，蓋感遇之萬一也！

【校記】

①一心：原脫，據全唐文、李校、徐校補。

②弗：黃校本作“不”。

③乎：李校：一本作“于”。

④治：原作“治”，據全唐文、李刊本、徐校改。

⑤忠貞公：原作“忘貞公”，據四庫本、全唐文、徐校改。李刊本作“卞忠貞”。李校：英元案：此三字，諸家本均作“忠貞公”，惟各本“忠”字多誤，且有作“忘”、“忌”等字者。朱仲武孝廉當日校此，因原本“忠”字作“忘”字，不知本爲“忠”字之僞，遂改作“卞忠貞”。今以文法而論，實以“卞忠貞”爲佳；以諸本所載，仍以“忠貞公”爲著其實。

⑥勝：全唐文作“盛”。

⑦斧：李刊本作“扆”。

⑧有：四庫本作“繼”；李刊本作“啓”。

【箋注】

[一]作於宋乾德五年(九六七)或稍後。據文意，知嚴續卒，其子嚴俊為建真君殿而祀。馬令南唐書卷五後主書載：乾德五年，“十有二月，嚴續卒。”嚴俊以寄哀思而建殿，最早當在是年。

[二]希夷：見本卷宣州開元觀重建中三門記注〔二〕。

[三]故司空相國馮翊懿公：嚴續為馮翊（約今陝西大荔、韓城、白水、合陽、澄城等縣市）人，元宗和後主時宰相。見馬令南唐書卷一〇、陸游南唐書卷一三、十國春秋卷二三本傳。

[四]激楚：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：“鄖郢纊紛，激楚結風。”裴駟集解引郭璞曰：“激楚，歌曲也。列女傳曰：‘聽激楚之遺風也。’”司馬貞索隱引文穎曰：“激，衝激，急風也。結風，回風，亦急風也。楚地風氣既自漂疾，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為節，其樂促迅哀切也。”

[五]通德之門：後漢書卷三五鄭玄傳：“（孔融曰）今鄭君鄉宜曰‘鄭公鄉’。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，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，矧乃鄭公之德，而無駟牡之路！可廣開門衢，令容高車，號為‘通德門’。”

[六]三茅：見卷一二茅山紫陽觀碑銘注〔七〕。

[七]冶城：太平寰宇記卷九〇江南東道二昇州上元縣：“古冶城，在今縣西五里。本吳鑄冶之地，因以為名。”十國春秋卷三吳睿帝本紀：“（武義二年）秋七月，改昇州大都督府為金陵府，拜徐溫為金陵尹。冬十二月，金陵城成，建紫極宮於冶城故址。”

[八]西州：古城名。東晉置，為揚州刺史治所。故址在今江蘇南京市。謝安死後，羊曇醉至西州門，慟哭而去，即此處。事見晉書卷七九謝安傳。

[九]忠貞公之遺隰：即卞望之墓。卞壺，字望之，濟陰冤句（今山東菏澤）人。東晉初著名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書法家，累事三朝，兩度為尚書令。以禮法自居，意圖糾正當世，並不畏強權。蘇峻之亂，卞壺率兵奮力抵抗，戰死。後追贈侍中、驃騎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忠貞。見晉書卷七〇卞壺傳。太平寰宇記卷九〇江南東道二昇州上元縣：“卞望之墓……在今紫極宮後，臨嶺構亭，號曰忠貞亭。”

[一〇]郭文舉之故臺：即郭文舉讀書臺。郭文字文舉，河內（今河南濟源市）人。隱逸不仕。王導聞其名，接之園中。後逃臨安，結廬山中。見晉書卷九四郭文傳。太平寰宇記卷九〇江南東道二昇州上元縣：“郭文舉臺，在冶城內。晉太尉王茂弘所築，文舉居之。”

[一一]純嘏：見卷一〇蔣莊武帝新廟碑銘注〔三九〕。

[一二]啓手足：論語泰伯：“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‘啓予足，啓予手。’”後遂爲善終的代稱。

[一三]“復忝國士之許”句：十國春秋卷二三嚴續傳：“續疾革時，與賓客譚論如平時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，續遺托國事，辭氣慷慨，言不及私，歷陳群臣邪正，某當退、某當進者，凡若干人。”

楞嚴院新作經堂記^{〔一〕}

君子才足以治劇，惠足以安民，見危致命，以死勤事，有一于此，然後可以薦信於無方之神，儲慶於必大之門。噫！楞嚴院經堂之作也，其庶幾乎？平陽柴君，諱進思，字昌美，故太尉、中書令、尋陽靖王之孫也^{〔二〕}。少而爽俊，長而忠恪，尤善騎射，頗曉兵書。靖王愛之，出則典親兵，居則專家政，幹蠱之美，宗族稱之。王薨，始爲公臣^{〔三〕}，累遷旅師，鴻圖再造，金革寢威。上以其材能可任，故以爲內宴副使。乘輶建節^{〔四〕}，將命四方，盤根錯節，所至皆治。改鄂、岳觀察巡官^{〔五〕}，知永興縣事^{〔六〕}。縣有山澤之征，榷管之利，歲終考績，倍於前人。遷泰州軍事判官^{〔七〕}，兼營田鹽監^{〔八〕}。平蠭政，決庶獄，勞農督課，潔己律人。民不告疲，公有餘利。除勸農使，復監池、吉二郡^{〔九〕}，護武昌軍^{〔一〇〕}。千里晏安^{〔一〕}，上流靜謐。會梁人入寇^{〔十一〕}，我武未揚，東畿陷沒^{〔一二〕}，群情震駭，命君爲行營應援軍使，率舟師數千，鼓行而東。平難濟口^{〔一三〕}，復海陵郡^{〔一四〕}。於是淮泗之地^{〔一五〕}，聲勢始通。乘勝長驅，因逼隋苑^{〔一六〕}。前茅接戰，群帥後期。振臂奮身，有死無二。雖破竹

之勢，敗於垂成，而東道清夷，本由君之一舉也。江都尅復^[一五]，歸葬京師。天子閔焉，贈左千牛衛將軍^[一六]，賙增加等^⑤，禮也。嗣子殿前承旨廷遇等，棘心在疚，荼蓼兼倍^⑥，以爲苴麻苦由，飾哀之期有終；蒸嘗封樹，追遠之禮有數。復欲圖不朽之績，徼無邊之福。則金僊之教，世之所崇，宗旨在於經文，威容存乎像設。於是擇奇勝之地，補闕遺之事。構經堂六間^⑦，塑地藏菩薩像一軀^[一七]。几席什器之類^⑧，華而備，精而固，耽然其質，煥乎其章。深嚴足以遠世喧，虛明足以味玄旨。其全節之風也如彼，其集靈之所也如此。然則冥冥之祐，綿綿之慶，豈誣也哉！余頃歲左宦海陵^⑨^[一八]，君盡傾蓋之分。感忠臣之事主，嘉孝子之奉親，刻石紀事，以聳善也。援筆悽愴，無心於文。保大丁巳歲春三月日，東海徐鉉記^[一九]。

【校記】

①公：黃校本作“功”。

②鹽監：李校：一本作“監鹽”；監，一本作“兼”。

③晏：全唐文作“又”。

④逼：四庫本、全唐文作“迫”。

⑤賙贈：李校：一本作“贈賙”。

⑥兼倍：全唐文作“倍兼”。

⑦構：四庫本作“創造”。

⑧什：四庫本作“竹”。

⑨宦：四庫本、全唐文、李刊本作“官”。

【箋注】

[一]作於南唐保大十五年（九五七）三月。據文末所署日期而繫。據文意，知柴進思遇難海陵，數年後其子柴廷遇爲作經堂。柴進思、柴廷遇，史書闕載。

[二]尋陽靖王：人未詳。

[三]乘輶：見卷一送史館高員外使嶺南注〔五〕。

[四]鄂、岳觀察巡官：鄂、岳即鄂州、岳州。鄂州轄域約今湖北武漢、鄂州、黃石、咸寧等地。岳州即今湖南岳陽市。觀察巡官為觀察使僚屬，位居判官、推官之次。

[五]永興縣：鄂州屬縣。見十國春秋卷一一南唐地理表。即今湖南永興縣。

[六]泰州軍事判官：泰州，見卷三貶官泰州出城作注〔一〕。南唐節度使、觀察使、防禦使均置判官，為地方長官的僚屬，輔理政事。

[七]池、吉二郡：即池州、吉州。今分別為安徽池州市、江西吉安市。

[八]武昌軍：鎮鄂州。見十國春秋卷一一三南唐藩鎮表。

[九]梁人入寇：即周世宗南侵。因其建都汴梁，故云梁人。保大十三年（九五五）十一月，周世宗伐南唐。見馬令南唐書卷三嗣主書。

[一〇]東畿陷沒：指東都揚州淪陷。保大十四年（九五六）二月，周師陷東都。見陸游南唐書卷二元宗本紀。

[一一]濟口：在歙縣（今安徽歙縣）。見江南通志卷二七徽州府。

[一二]復海陵郡：海陵郡即泰州。復泰州在保大十四年四月。見陸游南唐書卷二元宗本紀。

[一三]淮泗之地：指南唐海州、泗州、楚州一帶。

[一四]隋苑：即隋煬帝所建上林苑，又名西苑，故址在江蘇揚州市西北。清一統志卷六七揚州府：“隋苑，在甘泉縣西北七里。舊志：大儀鄉有上林苑，亦名西苑。稱隋苑為西苑，或沿長安之名。相傳苑三里。”

[一五]江都尅復：江都即揚州，尅復在保大十四年七月。見陸游南唐書卷二元宗本紀。

[一六]左千牛衛將軍：從三品。見舊唐書卷四四職官三。

[一七]地藏菩薩：菩薩名。常現身於地獄之中以救苦難。

[一八]余頃歲左宦海陵：徐鉉貶官泰州近三年。見卷三貶官泰州出城作注〔一〕。

[一九]東海徐鉉：東海為徐姓郡望。秦置東海郡，治所在郯（今山東郯城北）。郯為徐氏起源地。

攝山棲霞寺新路之記^{①〔一〕}

棲霞寺山水勝絕，景象瓊奇，明徵君故宅在焉^{〔二〕}，江令公舊碑詳矣^{〔三〕}。高宗大帝刊聖藻於貞石^{〔四〕}，紝宸翰於璿題，煥乎天光，被此幽谷。先是，茲山之距都也，五十里而遙，方軌並驅，崇朝可至。及中原構亂，多壘在郊，野無牧馬之童，歧有亡羊之僕。義祖武皇帝潛龍茲邑^{〔五〕}，訪道來游，始命有司，是作新路。金椎既隱，玉駄言還^{〔六〕}，桐山之駕不追^{〔七〕}，回中之道亦廢^{〔八〕}。於戲！聖人遺迹，必將不泯，微禹之歎^{〔九〕}，夫何遠哉^{〔四〕}！保大辛亥歲，時安歲豐，政簡民暇。粵有寺僧道嚴，名高白足^{〔一〇〕}，動思利人；百姓莊思悰，家擅素風^{〔五〕}，積而能散。嗟亭候之不復，閔行旅之多艱。乃相與翦荆榛，疏坎窔，闢通衢之夷直，棄邪徑之迂迴，建高亭於道周，跨重橋於川上^{〔六〕}，鑿甘井以救渴^{〔七〕}，立名表以指迷^{〔八〕}。草樹風煙，依然四望；峰巒臺榭，蕭蕭前瞻^{〔九〕}。由是江乘之塗，復識王畿之制矣。余職事多暇，屢游此山，喜直道之攸遵，嘉二叟之不懈，爲文刻石，用紀成功。俾後之好事者，以時開通，隨壞完葺^{〔一〇〕}。此碣有泐，斯文未湮，不亦美乎？其年八月一日，兵部員外郎、知制誥徐鉉記。

【校記】

①新路之記：四庫本、全唐文、李刊本無“之”字。

②大：李校：一本作“皇”。

③駄：李校：一本作“馭”。

④遠：四庫本、黃校本、全唐文、李刊本作“逮”。

⑤風：四庫本、全唐文、李刊本作“封”。

⑥川：四庫本作“山”。

⑦渴：全唐文作“渴”。

⑧名：四庫本作“石”。

⑨肅肅：四庫本作“肅爾”。李校：一本作“肅爾”。案以上文“依然”句玩之，則此句作“肅肅”爲是。

⑩完：黃校本作“修”。

【箋注】

[一]作於南唐保大九年(九五一)八月一日。據文中所記辛亥歲及文末所署日期而繫。攝山：太平寰宇記卷九〇江南東道二昇州上元縣：“攝山，在縣東北五十五里，高一百三十二丈。東達畫石山，南接落星山。輿地志云：‘江乘縣西北有扈謙所居宅村，側有攝山，山多藥草，可以攝生，故以名之。’江乘地記：‘扈村有攝山，形方，四面重嶺似繖，故名繖山。’”

[二]明徵君：即南齊隱士明僧紹。其字承烈，平原鬲(今山東德州)人。見南齊書卷五四本傳。僧紹後定居攝山，修築棲霞精舍。永明二年(四八四)去世後，其子明仲璋舍宅爲寺，永明七年(四八九)法度禪師以棲霞精舍爲基礎，創建棲霞寺。

[三]江令公舊碑：江令公即江總，字總持，濟陽考城(今河南蘭考縣)人。仕陳爲尚書令，故稱江令。陳書卷二七有傳。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一一錄其攝山棲霞寺碑。

[四]高宗大帝刊聖藻於貞石：指明徵君碑。唐高宗李治撰文，高正臣書，王知敬篆額。今仍立於攝山棲霞寺前。

[五]義祖武皇帝：即李昇養父徐溫。李昇授禪，謚爲武皇帝，廟號義祖。見馬令南唐書卷八本傳。

[六]玉駄：玉飾的車轄。借指華麗的車。楚辭章句卷一離騷：“屯餘車其千乘兮，齊玉駄而並馳。”“駄”通“軾”。

[七]桐山之駕：南史卷四三齊高帝諸子下武陵昭王曄傳：“豫章王於邸起土山，列種桐竹，號爲桐山。武帝幸之，置酒爲樂。”

[八]回中之道：古道路名。南起汧水河谷，北出蕭關，因途經回中得名。漢書卷六武帝本紀：“(元封)四年冬十月，行幸雍，祠五畤。通回中道，遂北出蕭關。”

[九]微禹之歎：左傳昭公元年：“美哉禹功！明德遠矣。微禹，吾其